



定海古城

□虞兵科

在岁月的长河中,演绎“沧海变桑田”
是这片东海的水,是这片海水里浮着的千岛
是这映了日月又映了星辰的古城
这古城千载,
高天流云拥簇着沉重的旧梦
古城的时光脉络里蕴藏着远山近水的写意
此刻,东西大街在纵横着市井的布局
人间的烟火气氤氲着所有的人
饱经沧桑的石板路上
手捧史书的文人墨客走过
身居高墙大院的达官贵人走过
柴水弄里的清贫之人也走过
而岁月深处,深锁着历史的遗痕
是一段城墙遗址,一座状元桥
是一面城隍庙的照壁,和一堵堵高高的公墙
在时光的老照片里,回首古城的遗韵
在车水马龙的街头,我看到了古城焕发的新颜

东大街

□姚碧波

我从东大街走过,老街的繁华依稀
还散发着明清的韵味,让人梦回从前
这里曾经商铺云集,店铺应有尽有
这里还连接着十多条弄堂和小巷
这里的路,是一块一块石板铺出来的
这里的老宅,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有出处
这里曾走出过多少的名人
这里有他们的乡愁,世界的尽头是故乡
很多人曾来过,他们的踪迹被尘埃所覆盖
还会有更多的人前来,就像不绝的风
老街守候着古城的喧嚣与宁静
从一粒尘埃中,能看到时光的轮回
晨风暮雨。我愿意坐在巷子里等着风雨来
如果有炊烟,那是晨昏间古城最生动的注释

东大街也是我的故乡
这里也有我的乡愁和牵挂

奎光阁

□徐豪壮

将最风光的位置占据
在东城门的城楼上就被你吸引

到了文笔峰
更需要仰视,一种崇高
给我的文运带来绵绵福泽

这里的阶梯是连续的
就像水滴落到小溪
小溪汇之池塘,池塘汇之小河
分不清始末,但电梯却有层级
前门进来,后门出去
我们完成了几折楼梯的告别

五楼是最高层
珠光宝气的穹顶将空间融入宇宙
显得自己的纤毫
只是对着赤发青面的奎星祈福

那枝神笔是所有力量的聚集
左足亦不同凡响
将鳌鱼踩在足下
飘带灵动,跃跃欲飞

每个廊道都会开放古城的神韵
越往高处感觉“荡胸生层云”
“我欲乘风归去,何似在人间”

诗咏定海古城



缪佳祎 摄

定海古城,身边的大屋

□阿能

四方湛蓝的天空中
四方古旧的阳光
落在大屋,四四方方的天井里
四方的红石板便有了血似鲜艳

云朵被风剪成花絮
挂上马头墙上尖尖翘楚
就像一朵栀子花般白洁
簪在大屋意气飞扬的鬓角

花格窗里隐约着旗袍影子
还有夜莺一样的羞涩
雕花的游廊挂落
穿行着岁月焦灼故事

礼帽、“司的克”和“洋泾浜”英语
早已在“舟山商帮”发迹的历史中湮没
房客变易,一架老式手摇唱机上
唱片,龟裂得像斑驳的墙壁

四四方方的大屋,燕子窝镶嵌檐下
大清早,开始播放着天真呢喃
定海古城,身边大屋里
一串细细的脚步声,显得有些悲壮、也有些迷茫

古城

□姚崎锋

许多年了,车水马龙冲淡了
旧史里的古城气息
等待是一段长久的拷问
民意突围了地域的拘束
勾勒出动人心魄的一幕

鳌山墩坐望了太久,换了换姿态
奎星阁伸出摘星的手
抚摸了山海之上吹过的风
透过古色的檐角回廊
阁楼里站着莘莘学子
向着圣人之像顶礼

文笔峰独树一帜
以坚挺的筋骨暗示
墨井不语,石栏上留有旧时的印迹
砚池依旧,是谁在清洗定海山的历史
惊扰了锦鲤,氤氲了钟书楼雄丽的倒影
龙砚潜藏,水纹里有腾跃的呓语

不甘寂寞的还有这些老巷弄
整束之后翘首相望
游人鱼贯而入,赴一场约定
不经意间,邂逅了登科桥、状元桥
水流处牵出一段传奇的往事
张状元,你触动了多少学子独占鳌头的向往

定海古城之夜

□俞跃辉

上百年的清朝和民国建筑
吊挂着红灯笼,飘荡着酒字旗
共享单车与盆景植物
酒吧隐约跳动着光与音乐的节拍
还有大鼓米线、条子糕
这些都叫作生活
有人叫一地鸡毛,有人叫艺术风范

古城根前
月洞门的城墙上写着“肆市翰屏”
上百年的故事
人们在东西南北的街巷上挑着担子
叫卖着各种行当
市集的潮水涌来涌去
夜幕降临,夫妻在暗红的油灯下说着悄悄话
沉淀了多年的市井人生、艺术或工匠
就这么来了来了

我只知道,经历的叫人生
沉淀的叫文化
那些延续的、发光的事物有根有魂

古城砚池边的邀约

□陈斌

是我的执念。站在砚池边
思绪如墨般晕染不完整
有缺漏了。还有被时光遗忘的小角落
一方砚池有无数故事。
古老、沉静、韵深、意远
从现在起,我要把所有高远、深邃、厚重
都给古城本身;敬仰、沉醉、热爱
看着古城沧桑与新生的交融,舍不得走。我有
满腔的情、诗意的笔、悠远的梦
还会带上我崇敬的心一动不动地,陪着它。
尽管沉醉,也得片刻安宁
像千年前,文人墨客挥毫间,一篇篇佳作诞生
那时我仰慕的神情还是现在我仰慕的神情
全部的热忱全部的梦,我用来书写,铭刻
心中的古城本身
穿越时空,与古人相约砚池畔
共执笔,同赋古城壮丽的诗篇
墨香四溢,才情飞扬,岁月流转间
古城的故事在笔下永远绵延

在东大街砚池洗笔

□苗红年

夜深,月亮扒开搭连的檐角与穹窿顶
墨池清心寡欲,像是在等一位持戒的先生

和他那帮捣过鸟蛋的学生
一百多年了。这里再没出现过曾经的提笔人

我写下的诗稿与纸墨笔砚也丢弃在乔迁途中
而我依旧敬重池里的每一条被弄堂风吹起的水纹

她像一位失子多年的老母亲。抿嘴晒着日头

有时,会在不经意中抵膝并肩
为来往的众生让出一条通道

那一天,我未经守夜人的同意
在桃木板上书“神荼”“郁垒”二神

又用笔毫写下“新年纳余庆,嘉节号长春”
唯有她知道,那些横七竖八的全是对旧时光的致歉